

貴定文史資料選輯

第七輯

1999年

2409

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

主 编：喻贵礼

副主编：陈国良、严幼明、刘经兰、刘必显

编 审：喻贵礼、陈国良、严幼明

政协贵定县第九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主 席：喻贵礼

副主席：刘经兰、刘必显、王庆明(1996年12月辞去)、
陈国良、江竹青、周建平、吴若丁(1997年
12月增补)

秘书长：刘经兰(兼)

目 录

烈士英名千古传(彭操勤).....	1
解放初期一篇重要剿匪布告(叶茂生).....	5
匪首梁仲培父子被歼记(彭操勤).....	7
贵定县解放后首次征粮(叶茂生).....	12
回忆贵定县解放初期革命干部学校(张沅长).....	13
开明人士杨彬奎(叶茂生).....	16
贵定县四十年代的烤烟市场(何庆铃).....	21
香凌滚水坝和照脸井大沟的兴建(王湘).....	25
解放前后贵定县货币流通概况(夏邦举).....	27
贵定解放前老同兴酱园(虞文尧 口述、叶茂生 整理).....	31
能工巧匠汤银先(杨旭).....	36
回忆新巴乡解放前合作社的创建(陈星南).....	38
贵定县小学教师联合会建立和发展(张沅长).....	41
贵定县沿山农业中学建立和发展(陈耀国、喻定一).....	45
贵定县新巴小学建立和发展(陈星南).....	48
贵定县新安小学建立和发展(王湘).....	52
贵定县沿山地区解放前的几所小学概况(杨家荣 口述、沈兴城 整理).....	55
兰皋书院(肖子笑).....	60
重置兰皋书院(喻怀信、朱国法供稿).....	63
誉满平伐的柯德昌先生(黄正忠).....	65
民国时期的贵定县各级组织状况(罗先尧).....	69

祝时雨在解放前的经历(罗华昌、罗先尧).....	77
地腴物阜 人才辈出(李兆杰).....	81
大平司土司缴印记(祝时克).....	84
解放前我在贵定工作的回忆(杨可文).....	86
抓壮丁歌(祝登雍 作、祝时克 整理).....	89
李春山与“九拱桥”史考(王品崇).....	90
阳宝山寺庙(何庆铃).....	109
城皇庙(姚忠).....	112
闻江寺(何庆铃).....	114
伏虎寺铭碑(王品崇 供稿).....	116
抱管乡公汪坝禁赌碑(祝时克 供稿).....	119
旧治张必达碑(叶茂生 供稿).....	120
旧治叶凤雍墓碑(安佩莲、杨胜启 供稿).....	121
贵定劝农亭(肖子笑).....	124
贵定高山麻风院建立概况(王湘).....	126
再述贵定名医王锡章(徐永华).....	128
布依民间歌手祝登雍(祝时克).....	134

烈士英名千古传

○ 彭操勤

1950年农历2月14日，贵阳地委征粮工作组娄本印、任裴然、赵泽民、王瑞生四位同志在龙高乡土匪叛乱中，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龙高乡（今平伐镇江比村）原属贵定县第二区（今沿山镇）管辖，它的西北面与龙里县羊场镇相连，东南面与平伐镇相接。发源于羊场湾寨的一条小河，和发源于仰望山寨的五道河，在龙高乡的落红寨汇合，经把关流入盘江河，注入长江水系。

龙高乡解放初期有500多农户，2500多口人（现在已有800多农户，4000人口）。有龙高、湾寨、把关三个大田坝，4000多亩农田，是贵定县产粮区之一。

1949年11月，贵州解放，当时只建立县区两级政权，还来不及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乡、保、甲制度，建立新的乡（镇）、村级政权，仍利用原来的乡（镇）、保、甲人员为新政权服务。1950年初，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及反动军政人员，趁我军部队解放川、滇时，串联社会上的兵痞流氓，进行叛乱。他们占地为王，自封营长、团长、师长，抢劫场坝村寨，截断公路，袭我军车，杀害我军政税收等人员。

1950年农历2月，贵阳地委行署选派娄本印、任裴然、赵泽民、王瑞生组成征粮工作组，任裴然为组长，到贵定县第二区协助征粮。地委工作组到区后，区委又抽调区长李维

勤,武装部长陈家广,工作人员刘福生等三位同志参加地委征粮工作组,到产粮较多的平伐镇、龙高乡征粮。农历2月12日,工作组从区公所出发,经巩固乡进入龙高乡、平伐镇开展工作,并与羊场区公所保持联系。

2月13日,地委工作组在龙高乡召开了乡保长会议,龙高乡乡长陈启章(住本乡水纹寨四保)、副乡长梁光凡(住羊雄村)、乡警卫干事杨希林(住落红寨)和王文峰等4个保长参加。会后,由于工作组初到该地,情况不明,地形不熟,他们集体住宿在龙高乡街上地主黄朝相家。

是夜,龙高乡街上的土匪毛兴州、陈少周等即到巩固乡旧司向匪首庭伯超(自称团长)告密。庭于2月14日晨在毛、陈的带领下,率领匪徒50多人,于上午9时左右围攻龙高乡公所。娄本印等四位同志由于没有设岗哨报警,突闻枪声,仓卒撤离。他们情急之中迷路跑散,赵泽民撤至龙高街口,即被埋伏的土匪杀害。娄本印撤出乡公所后,跑到水纹寨上院,被伪乡长陈启章认出而被诱捕杀害。任裴然、王瑞生迷路爬上水纹寨香炉山,也被陈启章带领土匪四面追上抓获而杀害于香炉山半坡。

娄本印、任裴然、赵泽民、王瑞生四位同志,就这样被土匪残酷地杀害了。当天下午,匪首莫如兰(自称师长兼贵定县县长)由昌明谷虾到达龙高乡后,称赞匪首庭伯超的暴行,提庭为团长,并勒令群众杀猪宰羊给他们庆功,妄图谋划到平伐镇捕杀李维勤区长等人。由于李区长等得到龙高乡土匪叛乱的消息,立即撤离平伐,经营上到甲子屯,想从甲子屯下水纹寨去解救地委工作组,此时娄本印等已经遇

难。土匪闻讯李区长等到水纹寨，便组织了一百多土匪围攻。李区长等三人拼力杀出重围，越过老财寨经沙木寨，进甲摆梭到菜围寺与羊场区部队汇合，方化险为夷。

娄、任、赵、王等同志遇难后，曾被抛尸于野。一些好心的群众自发地用泥土掩埋烈士的尸体。但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1950年农历5月，我军回师贵州，彻底剿灭了土匪，建立了乡村新政权。英烈们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人民在革命斗争、生产运动中前进。

1956年农历11月，我在龙高乡发动群众搞合作化运动。人民群众在欢庆安居乐业、忆苦思甜中讲了娄本印等烈士英勇牺牲的事迹，我即会同乡党总支部书记祝志均、乡长刘仕吉、副乡长罗治明、陈荣，乡文书祝时模、农会主席毛万志、马文龙等，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细心查找烈士的遗体遗骨。我提议重新安葬烈士，乡村干部都极力拥护。我亲自到贵定地委汇报区、乡、村农会的意见，抄录烈士们的简历。地委指示贵定县民政局拨款二百元由区乡操办此事。群众自觉捐款，又筹集了四百多元，总计六百多元。购了四盒棺木，几丈白绸，三块石碑，两头肥猪。由我撰写碑文，碑文是：

我们龙高乡的全体人民，怀着悲愤的心情来纪念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

娄本印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河南省濮阳县大召村人。

任裴然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河南省南乐县仁拐村人。

赵泽民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河南省人。

王瑞生同志，江西省鄱阳县城人。

你们四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军转战南

北，解放了贵州，我们是永远难忘的。但是，万恶的反动封建阶级不甘心灭亡，1950年初，组织土匪叛乱，残害人民。同年农历2月14日土匪袭击地委龙高工作组，你们因寡不敌众，而光荣牺牲了。

敬爱的烈士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你们的血海深仇已经报了，首恶匪徒也已伏法。今天人民群众正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敬爱的烈士们！我们永远纪念你们，你们的精神不死。我们决心把悲痛化为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你们未完成的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烈士们永垂不朽！

碑文刻好后，一切准备就绪，择于1956年除夕，将烈士们的遗骨细心消毒入殓，安葬于落红桥头，立碑纪念。左碑为姜本印、任斐然烈士之墓，对联是：英雄事迹传百世，烈士英名千古留。右碑为赵泽民、王瑞生烈士之墓，对联是：离乡背井为人民，转战南北立功勋。当时还开了一千多人的追悼大会。忠骨得到了应有的归宿，烈士们安息含笑于九泉，人民群众也了结了一桩心愿。从此以后，每逢农历清明节，学校的师生们都纷纷前去墓地为烈士扫墓。一些群众，也去到烈士墓地烧纸挂簪，寄托自己的哀思。

（编者注：彭操勤1956年任中共平伐区委副书记）

贵定县解放初期一篇重要剿匪布告

叶茂生（供稿）

（编者按：1950年初，土匪猖狂，人民政府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坚决剿匪。成立了县剿匪指挥部，立即发布了一篇义正辞严的布告。这篇布告对于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对于安定民心，震慑土匪都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关于成立县剿匪指挥部告全县群众周知的布告

在整个中国大陆，解放战争基本已经取得胜利的今天，除继续解放西藏、台湾，拯救被蒋匪奴役屠杀下的同胞，需要部份的军事行动外，大部份军队将要有重点地开始深入进剿匪特工作。丧心病狂的匪特，还不赶快地反省自悔，痛改前非的话，那你们听吧，丧钟已经敲响，广大的人民即将宣判你们的死刑。

土匪特务是人民的公敌，不但妨碍政府的政策推行，而且直接捣乱社会安宁，妨碍各处交通，断绝城乡物资交流，影响商业繁荣等种种危害，罪行累累。人民政府依据各界代表会全体代表们的迫切要求，为安定地方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决定成立县剿匪指挥部，慎重布告以下数点，希全县群众周知：

一、我们的方针以政治争取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仍贯彻宽大政策。对罪大恶极首要分子坚决予以惩办。如他们能停止作恶，投向人民，则从宽处理。对胁从分子，根据情

节轻重,分别处理。对报告匪特,携械来归或击毙匪首者,概以功劳大小,分别予以奖励。

二、组织严防,形成群众性的剿匪运动。剿匪者受奖,窝匪者受惩。

三、我们今后必须坚决肃清匪特,对执迷不悟,继续作恶的土匪,政府坚决集中力量彻底干净进行清剿,非使贵定社会得以安宁不可,否则决不收兵。

四、剿匪是大家的事情,故应自动积极做好宣传,劝告土匪早日回头。

以上仅提供四条,一方面是向群众表明我们的剿匪态度,另一方面是向匪特们作最后的警告。希望全县人民都起来响应政府的政策,父子相告,努力根绝全县匪祸,握手协同为建设新贵定而奋斗!

贵定县剿匪指挥部

1950年5月

(注:此布告系摘自贵定县档案馆1950年卷宗资料。)

匪首梁仲培父子被歼记

○ 彭 操 勤

梁仲培，是贵定县昌明区旧治镇桐荡村桐木冲人，生于清光绪乙未(1895)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任过保长约两年，有点好打不平，或代他人诉讼。

梁仲培四十年代从事农业，有中农的资产。1949年底至1950年秋，他带着三个儿子聚众为匪，闹得很凶，自称黔南游击队副师长。他攻打旧治城(第三区公所所在地)，抢我军部队运粮车，占据小场、平伐为匪巢。他与匪首莫如兰(贵定县沿山镇枫香村人，自称师长兼贵定县县长)、郎吉清(贵定县旧治镇城北门人，匪团长，自任旧治镇镇长)、戴志公(贵定县旧治城南门人，任过副镇长、匪团长，后任梁仲培的参谋长)、庭伯超(贵定县旧治镇甲亚人，惯匪、匪团长)、罗永森(贵定县小场镇余家寨人、匪团长)、莫维周(贵定县新安乡小虎场人，任过乡长、匪团长、拟任昌明乡乡长)、罗维彬(贵定县铁厂乡下拉东人，任过沙冲乡乡长、匪团长、拟任沙冲乡乡长)等联合成大股土匪，为患于贵定县第二区、第三区的九个乡镇。他们在平伐莫下寨设立伪贵定县政府，其政治口号是反共救国，保卫国民党，拥护蒋介石。完全是一股地道的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土匪。他们在贵定南排九个乡镇范围内，派粮派款，拉夫抓兵，胁迫民众为匪，甚至号召种鸦片毒品，搞得天昏地暗，人民不得安宁。匪患所到之处，生灵涂炭，鸡犬不宁。

乌云遮不住太阳，梁仲培等匪首好景不长。1950年农历5月，我人民解放军第十七军回师贵州，一三八团配合友军剿灭这股土匪。农历5月初7，旧治镇第二次解放。梁仲培等匪首逃至昌明乡，立足未稳，我军已追来，梁等又逃到平伐。初9，解放军三路大军围攻平伐，一路由小场至平伐，一路由羊场至平伐，一路由惠水摆金至平伐，捣毁了莫如兰的伪县政府，生擒匪首郎吉清、罗永森、莫维周、罗维彬等。郎、罗、莫被押送到旧治镇伏法，将罗维彬在平伐伏法。戴志公等逃往九顶乡的尧上，于5月12日被擒伏法于尧上，匪首莫如兰串逃回巩固、和平、沿山一带潜伏。于1951年春被擒而伏诛于旧治镇。仅梁仲培父子四人和匪首庭伯超逃往平塘县牙州掌布一带。是年7月，梁仲培与庭伯超发生摩擦，梁设计杀掉了庭伯超。

1950年农历6月初，贵定县人民政府的区乡政权逐步健全巩固，省委、省军区又派了大批的农村工作队员下乡，建立农会组织，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工作队入村不久，我被选为第三保（即现在旧治镇的桐荡村、马家洞村）贫苦农民代表9人之一，到县参加第一次农代会，经过15天的学习，进行了诉苦阶级教育。然后，我们宣誓组成秘密农民协会，我任农会主席兼村长。回村后，在工作队的帮助指导下，秘密串联发动贫苦农民入会，各村寨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小组。7月下旬，成立村（保）农协会条件已成熟，就召开全村贫苦农民大会，宣告村农民协会成立，取消旧政权的保甲长，一切权力归农会。8月6日夜，我和武装委员金光明、宣教委员郎世禄、武装班长郎世洪等人到梨山堡去开

会。当晚天气多云，有点朦朦月光，当面看不清人。我们4人走到寨脚，准备去叫汪委员一起去农协组开会。突然有一个人和我们擦身而过，我们回头望他，看清他背着一长条枪，有惊慌的样子，我们急叫住他意欲盘问。这家伙很机警地握枪在手，并扳动枪柄推弹上膛。我当即冷静下来，看准他八成是个打散的土匪，便好言抚慰说：“伙计搞哪样！不要动刀动枪嘛！”他也看到武装委员金光明和郎世洪手持的梭标和马刀，便问我们是干什么来的？我说，是从梁师长家来，他叫我们出来放哨。他神情缓解下来又说：“梁师长来家了吗？我就要找他，去他家还有多远？”我说：“有里把路，和我们去坐一下，我们引你去”。他信以为真，便随我们到了汪委员家，在灯光下看出这家伙已疲惫不堪。衣服鞋袜又烂又脏，一坐下就叫嚷：“几天没得一顿饱饭吃了，先搞点饭吃”。我叫汪委员做饭，又示意郎世禄陪他坐。不一会儿，这家伙双手抱枪背靠板壁就呼呼地睡着了。我便示意金光明、郎世洪先到屋外，果断地说：“抓活的，抢枪”。我们3人乃复入室，一齐扑向土匪。按照预约，郎世洪力气大勒腰抱住土匪，我急抢枪枝搜身，金光明压住匪脚，郎世禄、汪委员也前来帮忙，便治服了这个土匪。缴获捷克式步枪一枝，子弹七发。将此匪捆绑后，我们即对他进行审问。据供认，他是都六乡卡坝人，姓唐名治刚，是梁仲培的勤务兵，3天前与梁父子在都匀龙骨力分手。梁仲培叫他先回家，一个月后再到梁仲培家去汇合。

当夜11时，我们和工作队一起，就把这个土匪和其携带的枪弹押送到区公所。区长王润森接见了我们，指示要认

真清匪，并说莫如兰、梁仲培、罗中伦等这些大匪首还没有就擒。据掌握的情报，他们有窜回当地隐藏的可能，要我们多加小心留意。

8月21日，我和金光明换工堆稻草。下午3时左右，堆到桐木冲郎家。约5时，我们去赵家喝水休息，主人不在家，但门虚掩着，即推门进家，只见梁仲培父子二人惊惶的想爬楼回避，但已来不及了。双方惊慌地对视片刻，都各自镇定下来。我因年纪小，金光明过去又常在外打雇帮工，梁仲培不大认识我们，更不知我们是农会的干部。于是梁仲培便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即回答：“是从高寨来的。是郎维属（旧治城有名的地主）家的佃户”。梁又问：“城里（指旧治城内）有多少八路军？”我说只有七、八个（其实，区镇干部工作队、区武装队那时已有六七十人。）梁好象才放心了。梁又自言自语地说他是个好人，去参加游击队是陈专员（国民党贵阳专署专员）通过他的妹夫郎吉昌（桐荡村地主）叫他去的，如果把八路军击退事成后，即派他为平塘县县长。现在，下面很吃紧（指都匀、平塘等县），他是回家来要点钱后，到广西去做生意，不参加游击队了。要我们不要去报告八路军。为了稳住梁氏父子，我说，我们与八路军没有往来。于是我们继续干活至下午七点多钟，天黑了才离开郎家，来到大沟边。我和金商量，要金留在大沟边监视梁的动态（离梁的隐藏处赵家房子100多米，又是梁回家的总路口）。我便去区政府报告此情况。

我回到家，来不及吃饭，就一直跑到区公所，找到段连科副区长报告情况。段即派区武装队向其三队长率领五个战士，由我引路直奔梨山堡赵家。来到大沟边，金光明说，梁仲培父子未见外出，只有房东赵老奶由桐木冲提一篮东西

回家，估计是送给梁父子的食物。我们当即分兵三路包围了赵家房子，夜色漆黑，屋里无灯，房东也不在家，一扇竹门是锁着的。我们静听片刻，楼上草垛里有响声，向队长和我当即破门而入，借助手电的光，梁仲培的二儿子梁承福正准备跳楼外逃。向队长大声喝道：“不许动！”，并命令屋前屋后的战士，对跑出屋的人要立即开枪打死。战士们齐声回答“是”。我也喊道：“你们楼上的几个人，统统快下来，缴枪者不杀，不下来我们就要开枪了”。梁仲培当即应声道：“我们投降，我们就下来，是我家三父子”。他们颤抖着下楼来。屋里三名战士，立即把他们捆绑，进行搜查，除两床棉被和衣服外，无枪枝弹药，又审问他们枪枝藏于何处，回答：“丢在平塘牙州的山中”。

横行一时的土匪师长，现在变成了丧家之犬，人民的罪犯，在押回区公所的路上，梁仲培的两个儿子嚎啕大哭，责怪其父要当什么官，害得他们兄弟如此下场。

后经县人民法院审判查明，梁仲培是十恶不赦的匪首、匪副师长，大儿子梁承元，二儿子梁承福都是匪营长，依据“首恶必办”的剿匪政策，均该杀。遂于1950年农历腊月，依法将梁仲培父子三人处决于旧治镇老权坡。

我还要补充叙述一事，1950年3月，梁仲培的三儿子梁承册被梁仲培派到平塘、都匀、独山等地刺探解放军军情。梁承册在平塘县城即被我军俘获。因他年小，当时才17岁，经教育改造后，成了我军的一名战士，后来转业在省外工作。

贵定县解放后的首次征粮

○ 叶 茂 生

人民政府首次征借粮食工作是在同武装土匪、封建地主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1950年上半年,土匪猖獗,征借粮食工作非常艰苦,征粮队员一边拿枪与土匪斗争,一边向富户和自耕农民征借粮食。据当时一区的统计,共完成征借粮食任务 234 万斤,超县布置任务的 69 万斤。这些粮食保证了民用军需。措施是:

一、成立征粮组织。区成立剿匪征粮委员会,乡和村成立分会或小组,吸收上层士绅出来协助政府工作。如三区的剿匪征粮委员会由祝时雨、周慎五为正、副主任。当时的昌明乡就吸取 36 名士绅到剿、征小组中,政府要他们以身作则的完成征粮任务。

二、公审土匪,打击刁民滑户,安定人心。1950年第三区就召开过三次群众大会,每次会议都是结合公审土匪进行的。揭露匪特谣言,使人心安定。其次,打击了刁民滑户。如孙岳东县长亲自与两个抗粮的地主训话,一个罚了 1000 斤谷子,一个罚了 600 斤谷子。一区将占有贵定、龙里、平越、黄平归属阳宝山庙产的邱和尚控制起来。打击了顽固抗粮户,群众交粮比前踊跃。如旧治镇从 7 月 1 日至 10 日十天时间共收白米 9.7 万多斤。

三是实事求是,关心群众。就当时的三区而言,都六乡的粮额重了一些,1948年,旧县政府曾给予调减,而人民政府的通知单上未减少,经请示后,实事求是地予以调减。对个别生活确实困难户也进行了缓交或免交。对一区的四寨(苗族聚居区),政府不但没有征借粮食,还拨出粮食、盐巴救济那里的苗族群众。